

心靈驛站

家鄉的刺槐樹

我仰視着這棵刺槐。它的樹冠是那樣大，突出於竹林之上，佔據了很大一塊空間，享受着充分的陽光。我想，它的根一定也很發達。刺槐，它不求助於人類，全靠自己努力，上承受着溫暖的陽光，下汲取着足夠的養分，自己長大成材的呀。

我把視線投向遠處的刺槐樹林。它們是怎樣長起來的呢？是萌芽於飛鳥嘴裡掉落的樹籽？還是孕育於春風吹來的果實？或是像我一樣粗心的栽種？我相信，它們的成長道路一定跟這棵刺槐相同。

刺槐，是大地的兒子。



刺槐樹上的白色小花。網上圖片

刺槐樹，是我的家鄉的樹。

在我的家鄉，刺槐是隨處可見的。田間地頭，房前屋後，路邊河畔，到處站滿了刺槐堅實而靦腆的身影。一出門，如果看見樹，那十有八九就是刺槐。它是太平凡了，誰會注意它呢？

可是，如果你細心觀察，你不能不驚嘆於刺槐的美。挺拔的樹幹，粗糙的皮膚，尖利的小刺，繁茂的樹冠。這是一種陽剛之美，一種野性之美，一種奮發向上、充滿勃勃生機的美。

在北京故宮的御花園內，我看見過一株奇特的古樹——嚴格地說，是兩棵樹，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漸漸合而為一，成為有名的「連理樹」。那千古的奇觀，吸引了不少的遊人。許多人在這裡流連、照相。而我卻忽然想起家鄉的刺槐來了。刺槐也是美的呀，為什麼沒有人給它照相呢？

因為刺槐樸素？因為刺槐的滿身尖刺？

小時候，我曾從別處挖來一棵幼小的刺槐樹苗，栽在我家屋後的小竹園邊。粗心的我，以後竟再也沒有照料過它，連一次水也沒給它澆過，就讓它自生自滅。

好多年過去了。有一天，父親說：「園子裡那棵刺槐太大了，影響竹子生長了，把它砍了吧。」我隨父親去幫忙。看着樹，我忽然愣住了。我的記憶之火復燃了。這不是我栽下的那棵樹嗎？長這麼大了，我怎麼一直沒注意呢？它是怎樣成長的呢？

因為刺槐樸素？因為刺槐的滿身尖刺？

兒時的小夥伴對我說：你還記得老家的刺槐樹嗎？現在可是少見了。

是的。如今在我的家鄉，已經難覓刺槐的身影了。這些年來，家鄉的變化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低矮、破舊的草屋不見了，代之以漂亮、洋氣的樓房；人們的生活好了，再也不用為填飽肚子發愁了。與之相伴的，是環境的嚴重污染和生態的日益惡化。清澈見底、魚蝦嬉戲的小河，變成了污濁不堪、魚蝦不生的臭水溝；道路兩旁成排的刺槐不見了，硬邦邦的水泥路在太陽底下蒸騰着窒人的熱氣。刺槐樹哪兒去了？似乎誰也說不明白。問起來，答曰：現在誰還用刺槐？

可是我總也忘不了家鄉的刺槐。在那個貧窮的年代，它填飽過我飢餓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給了我多少樂趣！我在刺槐的懷抱中長大的呀，我忘記記別的所有東西，獨不能忘記家鄉的刺槐！雖然沒有刺槐那樣健壯的體魄，可它堅強的性格給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這麼多年來不畏艱難，一路前行。我要用我這支無力的筆，為故鄉的刺槐寫下一點蒼白的文字，懷念心中那永遠的綠色！

刺槐樹也值得寫嗎？那麼土氣的樹？怎麼說呢，朋友？有人歌頌那參天的大樹，也有人讚美那貼地的小草；有人喜愛那雍容華貴的牡丹，也有人憐愛那質樸無華的野花。我身上至少還有刺槐淡淡的影子，我的筆下當然可以流出刺槐綠色的歌。

讓那綠色的波濤從我心靈的海洋中流過吧，讓它蕩漾我的心靈；讓那錚錚的樂聲從我感情的琴弦上揚起吧，讓它砥礪我的意志；讓家鄉的刺槐——那綠色的靈魂，永遠深深地扎根於我的心田……

來鴻

煙雨南陵

俞慧軍

在那個遙遠的夏季，我清晰地記得千年古城南陵在歲月之河中繁衍的每一則動人的歷史故事。駐軍在位於皖南南部南陵縣的半年多光陰裡，我常常一人踽踽獨行於南陵那幾條驛動着智慧與靈性的古街。古老的街巷僅有幾片零星的殘石點綴；許多曲徑通幽的古巷僅能通過行人，幾乎所有交通工具在這裡都只能陳列為古董。柳風沐雨的南陵古城牆剝落得斑駁陸離，惟有古城外溪水旁居家畬舍的裊裊飄逸的孤煙，彷彿向來者述說着千年古城的風雨滄桑。

夜闌人靜之時我翻開《太白文集》，用博大的心靈感受頹長而狹窄的古街巷曾經演繹的煙雨南陵：天寶元年秋天，42歲的李白終於有了出頭之日，玄宗天子降下詔書，命他即速進京陛見。接到天子詔書，李白又驚喜，他急忙從返回南陵，準備看望一下安置於南陵的兩個孩子。女兒平陽，此刻正望眼欲穿地站在村外的石橋上，向遠處依依張望。她見父親風塵僕僕地歸來，不禁喜出望外，撲入父親懷中，李白憐愛地撫着女兒的頭頂，想到病故的妻子許氏夫人，臉上的笑容頓時消逝……

駐軍南陵的那些日子，悶熱的空氣彷彿停止了流動，晚風不知匿藏到了何處，樹梢兒驚驚地，連喧嘩不已的鳴蟬也無力吟唱，只偶爾能聽到古城外一兩聲淒淒厲厲的鳥鳴。記得當年我曾尋覓過平陽去過的那座石橋，依稀能辨的石橋早已被現代化的水泥拱形橋替代。踏着漫過廊板的萋萋芳草，我的耳畔彷彿傳來一個女子和婉憂傷的唱聲：「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這是李白年少時寫下的樂府詞。那個夏季，南陵城內連下了幾日滂沱大雨，乘部隊休整之時我便穿梭於夏雨中尋覓古南陵的歷史印痕：南陵在新石器時代即有古人類棲息生行；西周至漢代，這裡「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是中國青銅文化的發祥地，長達千年的煉銅歷史所留下的大二山古銅礦冶遺址與周朝時期的千峰山土墩墓群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南朝梁帝（公元525年）時置南陵縣，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兩度攜家寓居南陵，並在此娶妻；留有《南陵別兒童入京》等詩作14首，其名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千古留傳。杜牧、王維、王昌齡等名家也曾流連於南陵的靈山秀水，留下了諸多不朽的詩章。

進金碧輝煌的寺廟大堂，靜觀香火繚繞中默誦經文的祥和；流連於煙波浩淼的奎潭湖，聆聽百鳥啾鳴時那份天人永久的怡人心境；在夏雨中走過集溶洞、石、峰、泉、花、樹、禽、獸為一體的南陵西山風景區，倘伴於小格里森林公園，我深深地被古城南陵鍾靈毓秀的人文景觀所折服。來到當年抗日戰爭時期陳毅、譚震林在南陵指揮作戰時的戰場舊址，俯瞰那被蒼翠蔥鬱樹木覆蓋的古戰場，我分明聽到新四軍與日寇搏殺的悲壯吶喊聲；這是穿越歷史時空的迴響，每一次回眸中都有一種哲思被歲月沉澱。每一個夏雨紛揚的日子，我不時站在營房東邊那片高崗地上，靜聽雨花飄落南陵古道時空曠而寂寞的呻吟，遠眺蜿蜒綿亙的青弋江架驚不馴地奔向長江。我曾尋覓過這片故土的發祥地，如夢幻般的漳河從皖西南山區腹地流經南陵，與雄渾的青弋江融為一體，成為孕育千年古城物華天寶、人文薈萃的搖籃。

夏日南陵的午後寧靜而清新，天空明亮得像鏡子。我倘伴在南陵那條東西向的老街，隨着街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前行，美輪美奐的古建築盡收眼簾；古街的兩旁店舖林立，令人目不暇接。琳琅滿目的鋪位上井然有序地擺滿了各種飾品，艷麗絕倫：白雲石、石灰石、氟石的再生品栩栩如生；而丹皮、蘑菇、蓮藕、板栗幾乎擺滿街市的每個角落。土雞、獺兔、河蟹蠕動着南陵夏日的斑斕與富足。當我走進南陵的米市，便不再懷疑這個被稱為中國四大米市之一「蕪湖米市」的主要產糧區的歷史地位，南陵無疑於「蕪湖米市，南陵糧倉」之美譽。我一次次為千年古城的燦爛文化而陶醉，更被日新月異的新南陵彰顯的綽約英姿而深深感動。每每懷想人文炳蔚的南陵故土，我都要虔誠地為曾經有緣相識的千年古城南陵默默祝福：穿越歷史風雨合着時代脈搏健步走來的新南陵，正默許着吉祥美好的夙願飛翔。



南陵近郊的烏霞寺。網上圖片

徒步來到南陵近郊的烏霞寺，跨

豆棚閒話

馮磊

衣服就是武器

早年，曹靖華到上海去，專程拜訪魯迅先生。

寒暄過後，周忽然眉頭一揚，說：「藍大褂，不行，不行，還有好的沒有？」曹一邊回答有，一邊撩起藍大褂的下襟，裡面竟是一件極其考究的皮袍。魯迅見了，說：「好，好，滿及格！」

對此，曹感到非常驚訝。魯迅解釋說，在上海，沒事別出門，出門別穿藍大褂，否則容易被盯梢。——一句話，道破了當年大上海的恐怖氣氛。

北方有俗語說，「錢是英雄膽，衣服是瘡人的毛」。英雄貧賤，猶如虎落平陽。一個人如果穿着過於樸素，則會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在外出公幹、求人辦事的時候，會增加辦事的難度，這儼然是一種常識。魯迅對曹靖華的叮囑，當然是種莫大的善意：為了個人的安全，首先應該入鄉隨俗。在十里洋場，穿着打扮不可過於隨意，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盯上，就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衣服就是武器。不修邊幅就等於向世俗社會繳械投降。這是我從曹靖華的文字裡得到的啟示。——像我這樣的中年男子，目光呆滯，外白喜歡穿工裝褲和白襯衫且十多年如一日，在外人眼裡等同於空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在，我習慣了獨來獨往，不怎麼需要整天外出求人，命中注定做不了外交家。

社會學家瑪麗林·J·霍恩在《第三皮膚》裡寫道，「人們把衣服穿在身上，不是為了隱藏身體，而是為了吸引注視的目光……」如果這個觀點正確的話，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在某些時代某些民族甚至某些某些人羣，為什麼大家都習慣於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了。那正襟危坐、有板有眼的穿着下面，掩藏的其實是一顆顆躁動的心。——越是急於暴露的，應越是隱蔽。這種服飾心

畫中有話

圖：張小板



看圖猜人

她出身卑微，從小單親，早年輟學，自強不息，花錢進修，自我提升，把普通人幾百元一次的工作，藉助主流媒體的宣傳，通過公司化的運作，上演的包裝，乾爹的提攜，輔以現代物流送貨上門，硬是做到了幾十萬一次。

亦可聞

龔敏迪

清朝官場的「需次」

清朝盛行新官候補，稱之為「需次」。鄭板橋等名人都被需次過，王朝璣還寫了一本《需次燕語》的書。清末縣官李超瓊在《日記》中說：他考中進士後到蘇州，和他一起需次的達四十八人之多！一位叫唐崧甫的海南籍候補縣令已經候補了二十多年；另一位叫劉黎閣的福建候補縣令，候補了二十六年，甚至連臨時差事也沒撈到過一次！與李超瓊同齡的候補知縣查普陸，候補了幾年，貧病客死他鄉了；他的同鄉王竹更可憐，需次了二十年，窮得臉無肉像，好容易在病中得了個荆溪縣令，卻在得到消息的四天後死了！清初實行這種候補制度，人數尚可控制。《清史稿·捐納》載：「捐納官或非捐納官，於本班上輪資若干，俾班次較優，銜補加速，謂之花樣。」清中期以後無論是通過科舉考試，還是用錢捐官，都需要追加投資才得到實缺。加之督撫等有力者的「保舉」之類，實際上候補早已無序。《妙香室叢話》說有個去廣東需次的通州進士，寫了一套《南詞》，說他們這些人坐在一起說官場閒話：「有的說出洋捕盜（臨時差遣有津貼）；有的說雁塔題名（得到實缺）；有的說因逢大挑（六年一次的選拔）；有的說司馬題橋（再次捐納）；有的說因公掛誤（受連累）……」清初實行異地任職，雖然是候補，也必須到任職地衙門上班。他們「十年寒士苦，萬里故鄉遙，抖擻青袍，嘆頭銜七品縣官小，此很難消。乍出京城甜如蜜，這才知道一身到此繁如匏。」樂孜孜地中舉得了官銜，等待他的卻是「三分西債利難饒，零星小帳門前討。」送往迎來無虛日，還要受盡上司侮辱、盤剝。日常是「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一見心慌了，蠟燭難除，點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啊，又愁上台着惱！」《履園叢話》中有首後來當了太守的朗蘇門詩慨嘆：「要做駱駝（喻中舉入翰林，謂其高視闊步）留種少，但求老虎（喻榜上得實缺）壓班多。」候補的兩年中，他也「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最怕的就是這個通知宴客或集會的「知單」，雖然參加者

在上面寫個「知」，不參加可以寫個「謝」字婉拒，可是有幾個能夠得罪？清末需次中的陳伯強等人請以道台出任江南陸師學堂總辦的俞明震出席聚會，俞明震就是《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到「恪士師」。他為陳伯強他們着想說：「寒風吹腳冷如冰，多恐回家要上燈。寄語馬衣賢令尹，醜魚臘肉不須蒸。轎夫二對親兵四，食量如牛最可嫌。轎飯若教收折色，龍洋八角太傷廉。」不僅浪費時間，除了餐飲之外，他一個人出門的隨從，每人一角銀子就是八角。請客不可能就請他一個，如果排場更大的官員們都來了，打發轎夫親兵之類，開銷就動輒百餘名。就是自己在需次的人，最起碼也是有坐轎子排場的，真是「知單怕與名，拜客愁抬轎，三頓怎麼熬，七件開門少」，豈不可畏！可憐他們何苦受這種「窮愁積，豪氣消，待歸休，盤纏何靠！」的煩惱？

宋朝就按地裡的「苗頭」攤酒稅，《醒世姻緣傳》有一段話：「或是哄咱先脫了衣裳睡下，或是他推說有事，比咱先要起來，這就是待咱的苗頭來了。」苗頭被看準了，就只能任人宰割，而且捐納還有儘先、補用、試用等不同價格的花樣經，李超瓊最後花了六千多兩銀子，又在已退休的前江蘇臬臺，同鄉人李鴻裔推薦下，終於當上了溧陽知縣。以後他有過一次升任道員的機會，但又要需次，而且要上萬銀子，只好作罷了。

東漢的宋均說：「吏能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惟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雖然吏與官有差別，但官吏的家資再富，薪水再高，依然無法杜絕他們對治下百姓竭澤而漁的盤剝渴望。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場與皇權之間合謀掠奪民脂民膏的買賣，而且高付出期待着高回報。然而李超瓊需次了三年，運動到了錢，並當上七品芝麻官後，並沒有做這筆買賣，而是所到之處竭力做了不少民生實事。在蘇州府下歷任知縣二十餘年，身後不僅不名一錢，還欠了用於賑災、興修水利的公債三萬四千餘兩，私債近五千兩！